

张金生 主编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英语博士文库

# 石黑一雄小说的共同体研究

朱平 著

*A Community Study  
of  
Kazuo Ishiguro's Novels*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石黑一雄小说的共同体研究

朱 平 著

A Community Study of  
Kazuo Ishiguro's Novels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郑州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黑一雄小说的共同体研究/朱平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12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博士文库.第7辑)

ISBN 978-7-5649-2660-1

I. ①石… II. ①朱… ②河… III. ①石黑一雄—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0439 号

责任编辑 王珂

责任校对 薛巧玲

封面设计 马龙

---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35

网址:www.hupress.com

排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刷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83 千字

定价 32.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 序 言

朱平的这部专著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承蒙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文库”项目的大力支持与河南大学出版社的辛勤努力，终于付梓。这是他这几年勤奋学习的一个完美小结，我自感欣慰。这部专著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作风，即不仅注重文本细读，更注重宏观地从历史、文化、政治等多角度关照和考察文本，以寻求更多维度、更具深度的阐释。

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间，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有学业上的也有身体上的，但他乐于并善于思考，对学术、工作和生活中的很多问题能够得出不拘泥于传统的理解和结论，帮助自己最终走出困境，顺利完成学业，作为导师，我深感欣慰。他让我重新思考导师与学生间的“共同体”关系：他们不仅应在学术上，而且可以在精神生活中乃至个人生活中成为求同容异的“共同体”，因为博士研究生不仅要提高自身的学术能力，也要进一步修正其人生观和价值观体系，以便更好地将学术创新真正融入个人生活和社会现实。这些都需要导师与学生之间全方位的包容、互助与共鸣。从这个角度看，朱平的这本专著《石黑一雄小说的共同体研究》不仅有了学术创新价值，而且与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有了血脉联系，蕴含了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石黑一雄是当代英国文坛炙手可热的移民作家，当前国内外评论界对其作品的研究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深度，高水平的论文、论文集和专著不断涌现，批评视角包括形式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后殖民批评、文化研究、伦理学等多种角度。在反复研读石黑一雄所有作品

的基础上,朱平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三部小说《长日留痕》《上海孤儿》和《千万别丢下我》作为研究对象。他阅读了大量当代西方文论,如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共同体理论和伦理学批评等,决定选择“共同体”这一理论作为突破口,将文本分析和文化批评理论相结合。

本书以“共同体构建”和“共同体关怀”作为贯穿衔接、统领全书的红线,深入阐释了小说主人公的共同体构建过程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着重分析了大英帝国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全球殖民体系和人类中心的消费主义对小说中各类共同体生活的破坏,同时指出“共同体的滚动契约”“理想主义的怀旧情感”和“身份认同的伦理超越”是达到更好共同体生活的可能路径。这一视角在目前的石黑一雄研究中具有较强的独创性,同时对接了当代中西方学界所关注的“共同体”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难度与深度。

对石黑一雄小说和当代共同体理论的研究是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两者的涉及面都很广,而后者的很多问题尚在学术界的探索和争论之中。对于一个青年学者,要在这两方面进行深度研究实属不易,难免在论点的阐发上有时会较为牵强,有时会表达不够充分深入。我相信朱平在今后不断的磨练和积累中一定会有新的进步,也衷心期盼他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取得更多的收获。

王 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于洛阳

## 前 言

石黑一雄是英国当代著名的移民小说家。他以其独树一帜的国际写作理念和创作实践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又与 V. S. 奈保尔和萨尔曼·拉什迪并称为英国当代“移民作家三杰”。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英国文坛掀起移民文学热潮，移民作家的作品接连获得布克奖。1989 年，石黑一雄凭借小说《长日留痕》获得当年的英联邦布克奖，其作品也随之在国内外评论界获得愈发广泛的关注。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在石黑一雄作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叙事学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多元文化与后殖民批评等方向。石黑一雄作品的最大魅力在于其往往能使读者与人物之间产生情感和思想上的奇妙联结与反应，进而促使读者反思自身、反思看待世界的方式。本书带着从这种反思中勾勒更好生活方式的使命感，带着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试图发掘石黑一雄小说的一个重要却又往往被评论界忽视的维度——共同体关怀。

最近三四十年中，“共同体”一词在国内外的学术、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受到广泛的关注和使用，其定义达到上百种之多。本书的核心理论框架选取的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科恩的共同体象征性构建理论，它具有鲜明的文化视角，较为适用于文学文本分析。书中首先考察了滕尼斯、涂尔干、查尔斯·泰勒等现当代理论家关于共同体的经典论述，从中总结出共同体的关键构成要素：一是对其成员具有重要意义的共识；二是成员之间由共识、合作与交流而生的亲密的情感纽带。这两点在科恩的理论中都有精到的论述。他认为，共同

体的构建可以看作是围绕某一个或多个象征性文化符号进行的,例如音乐欣赏的品味、对某支球队的支持、对特定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这些象征性符号构成了共同体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尽管他们对符号的内在实质和含义可能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但成员们聚合在这些文化符号周围,分享这些符号的外在形式,并以之为蓝本,把他们想象和体验为一个共同体,同时与外界区隔开来。可见,这种共同体构建方式的实质在于成员所共享的文化符号形式优先于其具体内容的统一性规约。在这种构建框架之下,共同体将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成员对文化符号可以进行相对多样化的理解而同时被共同体包容,用科恩的话来说,“它内部在很大程度上的不一致,不会颠覆由其边界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一致性”。在个人情感方面,科恩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感觉。成员之间固然对文化符号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但他们不仅一起维护由该符号所代表的与外界之间的边界,而且可以就共同关心的价值观和文化符号内涵等问题不断进行对话、商议和讨论,这正是亲密情感纽带的基础。科恩的理论使共同体可能成为一种既与客观文化符号相关,又与主观感觉和认同相关的具有主客观两重性的社会文化存在物。

该理论为更好地理解石黑一雄小说中的“共同体关怀”提供了适合的参照系。本书以此为依据,详细解析了石黑一雄的三部代表性作品《长日留痕》、《上海孤儿》和《千万别丢下我》,深入阐释了主人公们构建共同体所凭借的文化符号,以及构建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缺陷;着重剖析了帝国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全球殖民体系和人类中心的消费主义对主人公们的共同体生活所造成的破坏和创伤;并着力挖掘了三部小说中所蕴含的走向更好共同体生活的多种可能路径。

《长日留痕》的主人公以“职业精神”等文化符号构建了管家共同体、主仆共同体和民族性共同体。然而,在其帝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他对“职业精神”等文化符号的片面理解和固守最终导致了其个人生活和职业追求的双重悲剧。《上海孤儿》的主人公以“怀旧情感”为文化符号,在回忆和现实中分别构建了个人的共同体。然而,二战前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全球殖民体系早已在暗中破坏了他的共同体生活,这其中寄寓了石黑一雄对殖民主义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强

烈批判。《千万别丢下我》中的克隆人学校黑尔舍姆，以其对克隆人独特的教育体制和人道关怀，构成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小共同体”。它在保护和凝聚其成员的同时，也把他們与更广大的底层克隆人群体隔离开来，使他们变得孤立无助，甚至使他们成为人类社会霸权欺骗和麻醉所有克隆人的工具。

在展现人物的共同体追求及其困境的同时，三部小说都探索了走出困境、走向更好共同体生活的路径。《长日留痕》凸显在共同体内部实现“滚动契约”的重要性：只有在共同体与个人之间、成员与成员之间实现定期和畅通的意见交流，才能维系彼此间的精神默契和共同体鲜活旺盛的生命力。《上海孤儿》呼唤“怀旧情感”中富有行动力的理想主义人性冲动，它是打破资本主义全球殖民体系、重建小说中共同体的希望所在。《千万别丢下我》则探讨受压迫者如何在认同上实现自我转变，在伦理上实现自我超越，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共同体，以反抗不公的命运。

石黑一雄的小说通过讨论现当代社会中共同体构建的困境和希望，不仅拓展了英语小说的可能性，也拓展了人们创造更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他的小说在当代愈发缺乏安全感的世界中，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共同体生活的思考、感受和精神安慰，回应着人们对共同体议题的热切关注。作家以其小说中的共同体关怀实践了自己的国际写作理念，并使作品具有了更加普世而深刻的意义。可喜的是，当前国际学术界正越来越重视从共同体的角度研究石黑一雄的作品；可惜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希望本书能对此做出有益的尝试，既添砖加瓦又抛砖引玉。由于本人还是学术研究上的初行者，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上看，本书都难免存在着纰漏。恳请学术前辈和同仁不吝指正。

朱 平

二〇一五年四月



##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1 )
第一节 石黑一雄的国际写作	( 3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13 )
一、记忆主题和叙事学批评	( 16 )
二、心理分析批评	( 20 )
三、多元文化和后殖民批评	( 22 )
第三节 共同体理论简述	( 27 )
一、共同体的定义	( 29 )
二、共同体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性质	( 33 )
三、文化的视角:科恩的共同体理论	( 37 )
第二章 《长日留痕》:帝国意识形态下的共同体困境	( 47 )
第一节 共同体的构建	( 50 )
一、围绕“职业精神”,构建管家共同体	( 51 )
二、围绕“道德境界”,构建主仆共同体	( 56 )
三、围绕“地景”概念,构建民族性共同体	( 62 )
第二节 共同体的解体和批判	( 70 )
一、管家共同体的解体和批判	( 71 )
二、主仆共同体的解体和批判	( 82 )
三、民族性共同体的解体和批判	( 88 )
四、走向新的共同体	( 93 )

第三章 《上海孤儿》:资本主义全球殖民体系中的 共同体危机·····	(99)
第一节 回忆中和现实中的共同体·····	(101)
一、回忆中的共同体·····	(101)
二、现实中的共同体·····	(109)
第二节 共同体的幻灭及其深层原因 ——全球殖民体系之恶·····	(111)
第三节 小说蕴含的解决之道·····	(129)
第四章 《千万别丢下我》:突破小共同体之茧·····	(140)
第一节 黑尔舍姆小共同体·····	(144)
第二节 黑尔舍姆共同体与外界的区隔·····	(148)
一、黑尔舍姆共同体与人类社会·····	(148)
二、黑尔舍姆共同体与底层克隆人群体·····	(155)
第三节 突破小共同体之茧·····	(161)
结语·····	(175)
附录:石黑一雄作品·····	(181)
参考文献·····	(183)
后记·····	(196)

## 第一章 绪论

作为英国当代著名移民作家和 1989 年英联邦小说布克奖得主,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sup>①</sup>与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维·苏·奈保尔(V. S. Naipaul)并称为“移民作家三杰”。但是,他自己却不认同这个头衔,而且认为把自己与拉什迪、奈保尔和提摩西·莫(Timothy Mo)等移民作家相提并论并不合适,因为在语言风格、写作主题乃至移民背景等方面,自己与他们有诸多不同之处。例如,在 1990 年的一次访谈中,石黑一雄被问及如何看待被归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新兴移民作家群体。他承认自己经常被与拉什迪、奈保尔和提摩西·莫相提并论。虽然感到荣幸,但石黑一雄坦陈自己的写作与拉什迪等人非常不同,在风格上几乎是拉什迪、奈保尔和提摩西·莫等人的对立面。石黑一雄以拉什迪为例评论道:“拉什迪的语言总像是在向外拓展——以传达那些无法通过普通语言传达的意义。结构上来说,他的书就是有这种惊人的能量,它们同时向各个方向生长,而他并不特别关心这些枝杈是否在无意义地蔓延。他会让其自然生长而听之任之,那就是他写作的方式。我极为尊重拉什迪的写作,但是作为一名作家,我想我几乎是其对立面。我所使用的语言倾向于实际上压制意义并试图隐藏意义,而不

---

<sup>①</sup>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著名日裔英国小说家。1954年11月8日生于日本长崎,1960年随家人移民英国。其文体以细腻优美著称,几乎每部小说都被提名或得奖,其作品已被翻译成 28 种语言。

是追逐一些言语表达能力之外的东西。我对言语隐藏意义的方式感兴趣。我喜欢简洁、紧凑的结构,因为我不喜欢我的作品中留有这种即兴感觉的东西。”

在1988年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sup>①</sup>专门为他制作的宣传册中,石黑一雄表达了创作“国际小说”的文学抱负,并给出了自己对“国际小说”的理解:“我相信国际小说是这样一种作品:它包含了对于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活景象。它可以涉及乘坐喷气飞机穿梭往来于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人物,然而他们又可以同样从容自如地稳固立足于一个小小的地区。”

石黑一雄十分关注其作品在文化上和主题上的国际性与普世性。他认为当代作家必须要有一种“国际意识”,“心中怀有整个世界”。移民作家中常见的族裔身份写作题材与后殖民困境,并没有成为石黑一雄首要的写作主题,他所关切的是“在其多元文化读者中间具有持久性的观念,特别是……那些重要的关于人性的主题”。所以,石黑一雄的“国际小说”语言优雅而平实,能被世界各国的读者理解和接受,探讨的是国际读者共同关注的具有人文主义普世性的问题。

共同体关怀是石黑一雄小说国际性和普世性的一个重要却又往往被评论界忽视的方面。在最近三十年的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术领域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共同体”观念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识、讨论和应用,并已成为与当代人生活紧密相关的议题。可以说,共同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国际性和普世性,而石黑一雄小说在温婉典雅的文字中,蕴含着丰富的共同体元素和深沉的共同体关怀。其作品以锐利的历史文化批判揭示了现当代世界中,包括帝国意识形态、殖民主义经济政治体系以及人类社会无节制的消费主义等内在外在的、有形无形的观念、系统和体制,对小说主人公的共同体构建和追求所造成的损害和破坏。同时,石黑一雄的作品也以

<sup>①</sup> 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1934年成立于英国,是一个旨在促进文化教育交流事业的非盈利性、非政府组织,它在全球109个国家的223个城市设有办事处。

种种方式寻求现代人走出共同体构建困境、实现更美好共同体生活的希望。本书以石黑一雄具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上海孤儿》(*When We Were Orphans*)和《千万别丢下我》(*Never Let Me Go*)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主人公们的共同体构建在现当代条件下面临的困境以及希望所在。

## 第一节 石黑一雄的国际写作

石黑一雄要求自己的小说在文化上具有普世性,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长久和广泛的生命力。这种自觉的写作理念和实践源自他强烈的国际意识,而这种国际意识又与他亲历的身份困境及其作品曾遭受的文化误读紧密相关。

他坦言当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获得巨大成功并被翻译为多国文字时,自己“有了一丝惶恐,并想要重读作品,从比如某位芬兰老太太的视角判断它的优劣”。石黑一雄成名后经常参加各种作品推广、访谈以及读者见面活动。他“不得不走遍全世界,解释自己为什么以现在的方式做某些事情,当然是在很多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向瑞典读者或日本读者等——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提醒他,当下次坐下来写作时,如果想继续引起这些读者的兴趣,必须得写具有普世性的东西”。这种“国际意识”帮助石黑一雄的作品在普世性与现实性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如其所言,“写你所在的小镇和你的朋友圈子也无可厚非,只要你意识到你在为这个更大的世界写作。我认为,国际作品往往植根于一个很小的地方”。

石黑一雄的作品很好地实践了自己的国际写作理念。一方面,他发表的主要作品在时代背景和文化场景上丰富多元:有二战后的日本[《群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有20世纪30年代英国贵族的乡间大宅(《长日留痕》),有卡夫卡式的神秘莫测的中欧小城[《不可安慰的人》

(*The Unconsoled*)],有二战爆发前旧上海的外国租借区(《上海孤儿》),有当代的欧洲和美国[短篇小说集《小夜曲》(*Nocturnes*)],甚至有虚构的生物技术高度发达、人类与克隆人并存的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千万别丢下我》),等等。

另一方面,相对于大多数英国当代移民小说家,石黑一雄的小说更为鲜明地从普世的角度讨论有关人类生活的诸多主题。例如,《浮世画家》和《长日留痕》两部作品深入地讨论了个人记忆与公共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个人突然发现自己为之付出毕生努力的目标和事业,因为时代和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变化,转而成为一种错误。主人公可能曾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为某种具有价值的事业做贡献,却在人近暮年时发现时代和社会与自己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事情,现在却不得不为之感到羞耻。石黑一雄对个人面临这种人生窘境时的态度很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在个人回忆与公共历史的紧张关系中,人物如何通过往往是不可靠的回忆叙事为自己的过去辩护,与之达成妥协,展现内心的情感历程,并试图赢回一些尊严。在这个过程中,着重讨论人物“对他所处的世界缺乏卓越的洞察力”是如何造成其人生悲剧的。

此外,《上海孤儿》揭示了个人盲目的使命感及其面对一个庞大的、恶的体系时的无助;《不可安慰的人》描写了当代生活的不可预测性以及个人与其社会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千万别丢下我》讨论了后现代状况下的生物科技伦理和被压迫群体可能的反抗策略;《小夜曲》展现了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理想主义在金钱、地位和欲望等外力作用下的分崩离析。这些主题并没有局限于身份写作、文化政治等常见的移民作家题材,而是充分显示出一种普世关怀和国际眼光,审视那些多种文化情境中的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石黑一雄走上这条国际化写作的道路并非偶然,而与其自身经历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密不可分。与拉什迪、奈保尔、韩素音等移民作家不同,石黑一雄并非来自英国的前殖民地或者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他195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市,父亲是一位海洋学家,并于1960年参加了英国政府组织的一个北海科研项目,于是举家来到英国,落户于英国南部萨里郡的吉尔福德。其家庭背景以及英国

和日本之间相对较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差距,意味着他由移民英国所产生的文化心理落差也可能相对较小,还可能因此少了些许为母国文化代言或正名的沉甸甸的责任感与文化包袱。石黑一雄“既不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也不是旧日帝国的后裔,超脱于前殖民地与英国之间充满张力而爱恨交织的关系之外”。所以,在文化身份上,他先天就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如其所言,他“没有明确的角色、明确的社会或明确的国家,要求自己为之代言或者写作。没有谁的历史看起来像是我的历史。并且我认为这一点推动我必须尝试以一种国际化的方式写作”。相对于大部分移民作家,他的写作多了一份游走于东西方文化间的、精神上的和心灵上的自由度。

石黑一雄与成年后再移民英国的作家之间另外一点很大的不同在于:他并未经历因移民而与母国文化之间突然的断裂,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心理创伤或认同危机。自6岁(1960年)随父母来到英国后,石黑一雄一直是在双重文化环境下成长的。因为家里一直有回日本的打算,所以他始终在为返回日本做着文化和心理上的准备:他大约有十年时间保持在家中读日本漫画、看日本电影的习惯,并从父母身上耳濡目染母国的文化风俗。家庭成为他在英国的一块文化“飞地”。直到石黑一雄28岁(1982年)创作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后,才最终决定加入英国国籍。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年的日本文化熏陶渐渐模糊成他心中一个淡淡的背景。1989年,石黑一雄获得布克奖后应邀访问日本,其间他已经完全不能用日语交流,而日本也没有将石黑一雄看成是“自己人”。一个细节可以说明问题:在众多日本报刊对此次访问的报道中,石黑一雄的名字都是用拼写外来语发音的片假名呈现的,而不是用拼写本国人名用的平假名或日文汉字。这个和母国文化渐渐分离的过程,经历了漫长的22年(1960年至1982年),被稀释为一种淡淡的忧伤,石黑一雄认为这是“失去一条非常重要的纽带、另一种可能的生活”所带来的忧伤,尤其是与生活

在日本的爷爷分离<sup>①</sup>。对他来说，“爷爷就是日本和日本身份的一个象征”。石黑一雄最终未能参加爷爷的葬礼，并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于是淡淡的忧伤中又渗入丝丝的懊悔，它们弥漫在石黑一雄的写作中，化为一种“流放的基调”。特别是早期两部日本题材小说，字里行间不时弥漫着人物（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作家）对往日生活的怀旧和哀怨之情，甚至“可以被解读为在想象中或‘虚拟地’返回出生之地的作品”。其中的日本老一代人形象，不论是《远山淡影》中的尾形还是《浮世画家》的主人公小野，身上都若隐若现地带着石黑一雄爷爷的影子。所幸的是，石黑一雄并未纠结或迷恋于这种忧伤，而是通过写作获得慰藉并与之达成妥协。他总结道：“写作是一种慰藉或者一种治疗。……最好的写作来自于这样一种情形，即艺术家或作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个为时已晚的事实达成和解。……世界不是你所想要的样子，但你可以用某种方式将它重新整理，或者通过创造你自己的世界，来试着来与它达成妥协。”

以此看来，早期的两部日本题材小说抚慰了石黑一雄的文化乡愁，在精神层面部分地补偿了他所失去的另一种生活，成为作家走出文化乡愁、迈向更加国际化创作之路的铺垫和准备。有了这种乡愁宣泄，石黑一雄得以更从容客观地看待与自己紧密相关的日本文化，并在心理上与它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现在提到日本人时，都会用“他们”一词来指代，正如他提到英国人时一样。

虽然石黑一雄最终加入了英国籍，但他也难以在英国找到精神家园。中学时代的他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自己与周围人的文化距离：

---

<sup>①</sup> 石黑一雄去英国后，爷爷每个月都要给他寄包裹，里面是当时日本孩子最爱看的日本漫画以及在日本受欢迎的各种礼物，为的是让石黑一雄及时了解当时日本的文化，以便有朝一日他回到日本时不会感到失落。另外，据石黑一雄回忆，爷爷 20 世纪 30 年代曾经在上海生活过，年幼时自己曾听爷爷讲过许多关于旧上海的故事，正是这些故事在日后带给石黑一雄很多灵感，帮助他完成了《上海孤儿》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这部作品寄托了石黑一雄对爷爷的深情。



并不是说我成长过程中没有学会遵守英国习俗,但是的确存在这种距离感。不久我就察觉到适用于我的规则与适用于同学们的规则完全不同。倒并不是我在学校遭受到种族主义,但我成为了大家注意力的焦点。以前吉尔福德从没有人见过一个日本小孩,而无论何时我去另一所学校,整个操场的学生都会跟着我。我知道我仅有很短的时间来让自己变得受欢迎: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表演者。

石黑一雄从小就感知到自己在英国社会中的位置:“我不得不从外部学习英语,模仿、拷贝是唯一的方式。”他接受了良好的英国中产阶级教育,但却是从外部、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接受的。这种“局外人”的文化身份定位使石黑一雄对英日两种文化均存在心理认同上的距离感,使他从小就悬置在这两种文化之间。

在1989年的日本之旅中,石黑一雄与大江健三郎进行了一次精彩的对话。其间石黑一雄坦陈,双重文化背景使自己成为“某种无家的作家”(a kind of homeless writer),因为自己“没有明确的社会角色”:既不是一个“非常英国化的英国人”,也不是一个“非常日本化的日本人”。双重文化中的成长经历,使石黑一雄对英日两种文化都保持着距离,陷入一种文化认同上“无根”和“无家”的境地。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这种距离感却带来了更多的自由,使他可以自在地游走于东西方文化之间,从一定距离之外去更为中立地、公允地看待两者,反思历史和现实,探讨和发掘更具国际性和普世性的题材。这与大部分移民作家的常见写作方式区分开来,成为一种不落窠臼、独树一帜的风格,受到文学评论家们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对此,石黑一雄依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提醒自己要把握普世主题和具体历史背景的平衡:

对于可用于所有人类情境的故事来说,在你所选择的背景和你想要用它传达的普世性暗喻之间,总有一种张力。你不得不对你的读者们说,这部小说设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但你希望他们都能看出小说是关于那些不断反复发生的事情。这